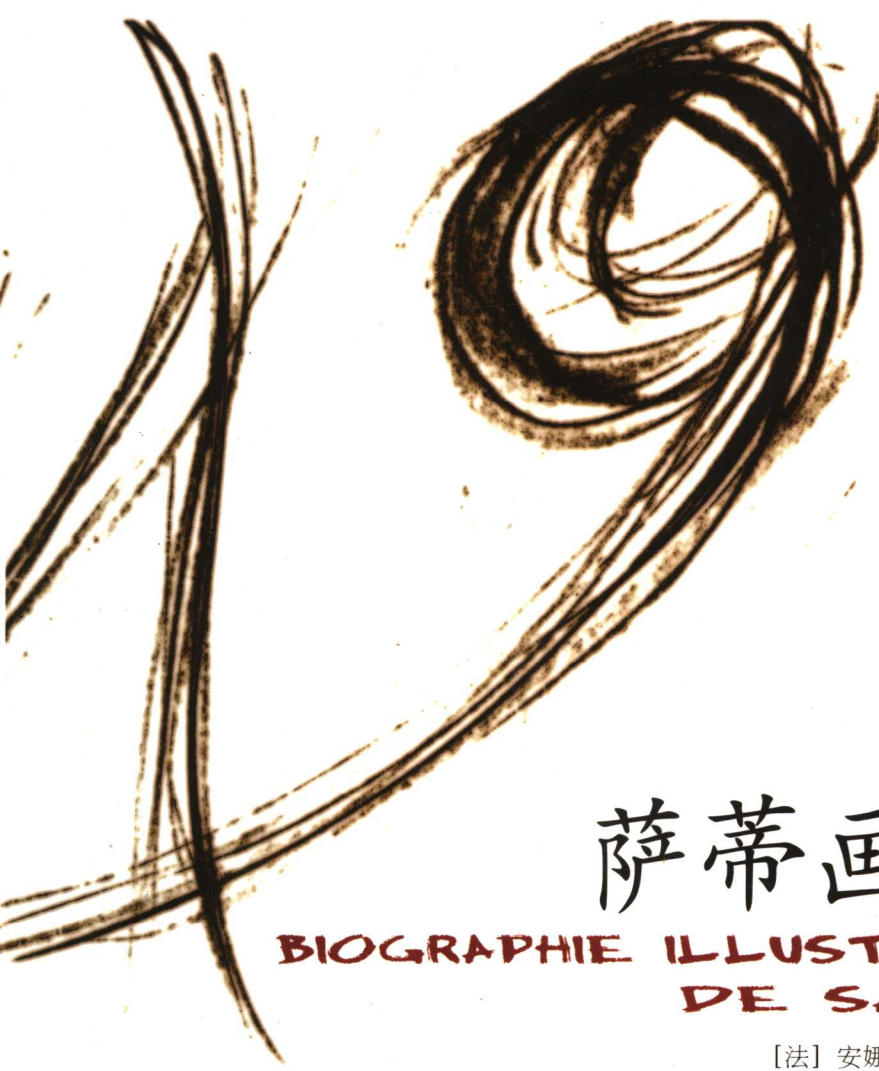




朗朗書房 · 音乐坊



萨蒂画传

BIOGRAPHIE ILLUSTRÉE
DE SATIE

[法] 安娜·雷伊 著
段丽君 译 方仁杰 审校

朗朗書房·音乐坊

萨蒂画传

BIOGRAPHIE ILLUSTRÉE
DE SATIE

〔法〕安娜·雷伊 著
段丽君 译 方仁杰 审校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萨蒂画传/[法]雷伊著;段丽君译.

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05

(朗朗书房·音乐坊)

ISBN 7-300-06741-7

I. 萨…

II. ①雷…②段…

III. 萨蒂—传记—画册

IV. K835.655.76-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89580 号



朗朗书房·音乐坊

萨蒂画传

[法]安娜·雷伊 著

段丽君 译

方仁杰 审校

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

电 话 发行热线:010-82503022

编辑热线:010-82503013

网 址 <http://www.longlongbook.com>(朗朗书房网)

<http://www.crup.com.cn>(人大出版社网)

<http://www.ttrnet.com>(人大教研网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965×635 毫米 1/16

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张 10.5 插页 2

印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73 000

定 价 12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Contents 目录

人群中的孤独者	1
一个“裸体歌舞舞蹈家”的磨难 (1866—1890)	5
神秘兮兮的傻瓜埃里克·萨蒂 (1891—1898)	27
碧目少女 (1898—1908)	44
因错得福的“小过失” (1908—1915)	53
轰动巴黎：《游行》 (1915—1917)	77
两种审美观之间：《公鸡与小丑》 (1918)	90
“起死回生”：《苏格拉底》 (1917—1920)	94
舵在“左”方 (1920—1924)	110
放开一切 (1924)	120
德彪西与萨蒂：友谊传奇	132
证据与资料	144
埃里克·萨蒂大事记	162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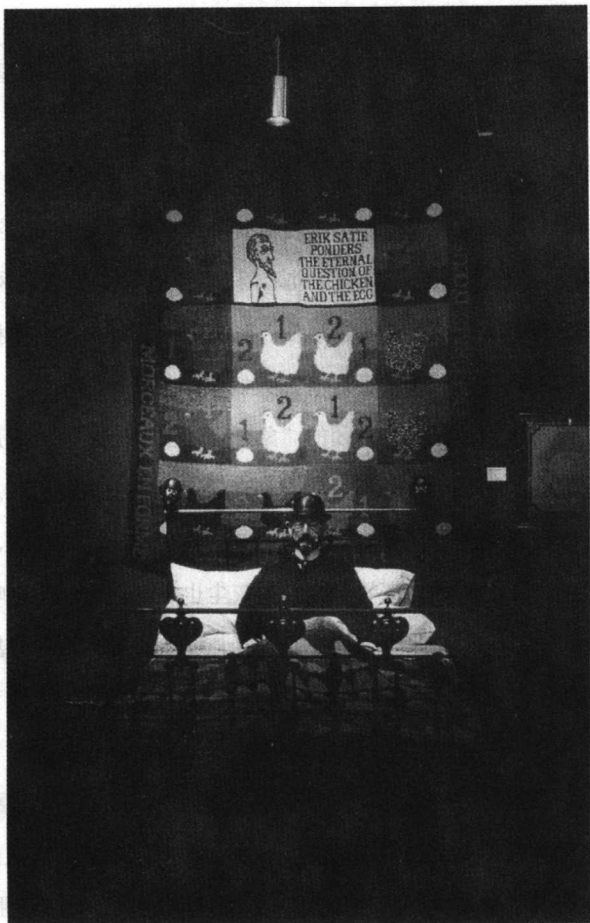
每天晚饭后，鲁宾逊·克鲁索都要带着他的黑人奴仆星期五到海边去散步，抽一袋烟。烟草的气味太浓了，呛得鱼儿直打喷嚏。鲁宾逊·克鲁索在这个荒岛上离群索居。他说：“这里实在太荒凉了！”黑人奴仆星期五也深有同感：“对！先生，这个荒岛实在太荒凉了！”他边说边摇着炭黑的大脑袋。

为什么要提及这凄凉的一幕呢？为了讲述赫赫有名的音乐家埃里克·萨蒂。因为在他去世前五年，就过着如此凄凉的生活——没有真正的朋友，没有子女，却很有名气。虽然在此之前，曾数次被别人抢走风光，但几经波折，幸运之神终于降临，他如愿以偿，功成名就，曾多次占据报刊的专栏。既然如此，他又何必羡慕鲁宾逊有黑人奴仆相伴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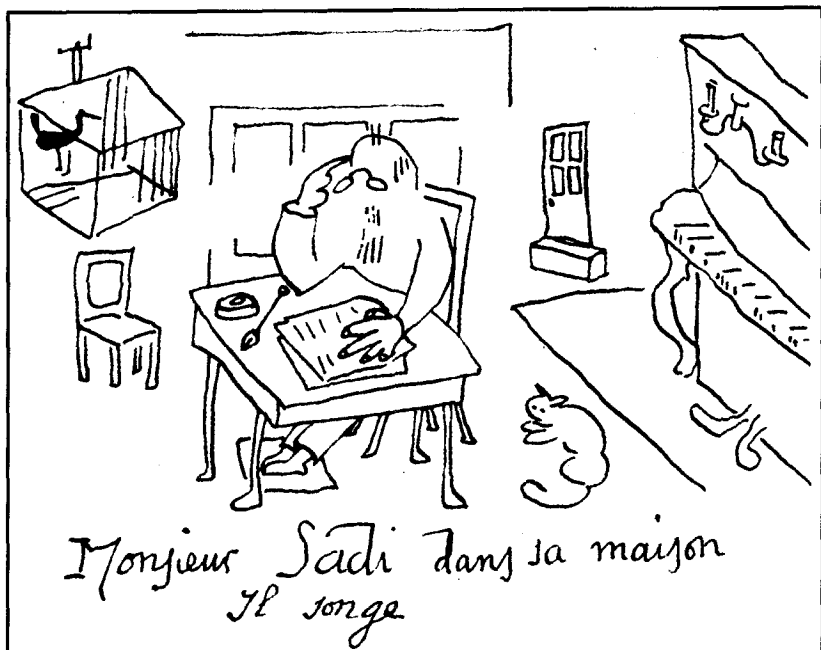
不过，想必在自我封闭的“象牙塔”里，他过得并不开心——他在阿尔戈依城住了整整二十七年，从未允许任何人走进他的房间。在他去世后，人们才发现这间屋子的窗户是不透明的，画布上挂满蜘蛛网，坏钢琴下面堆满垃圾、虫子的尸体，房间里弥漫的灰尘也足以使“鱼儿打喷嚏”了。既然是“一个荒岛，一个有时太荒凉的荒岛”，那么任何东西——甚至魔术——都无法使这个凄凉的“巴塞斯圣墓之穴”（象牙塔的别称）变成梦想的殿堂，但萨蒂就是在这里，创作了几首音乐史上非常有名的诉衷曲。

萨蒂生活中的孤独同样体现在其作品中，孤独是他珍藏一生的秘密，凭借这种在音乐史上独一无二的“孤独”，人们可以立即辨认出他的作品。赞美歌中有大号做鬼脸，有小提琴和笛子怯声哭泣。一个赋格曲片断，一个音阶，

刻板的三节拍机械地进行：这是《游行》——一首嘲讽曲——的开篇。和弦不知疲倦地重复着，创意曲转变为全音符，钢琴上舞动的指间流露出萦回脑际的纷繁思绪：这是令人忧虑的《萨拉班德舞曲》。第一首思乡曲中流淌着和谐悦耳的低音，第二首、第三首也是如此；节拍如行云流水，音符不绝于耳：这体现在《裸体歌舞》和《玄秘曲》中。节奏渐快，旋律短，音



《床上的萨蒂》，约翰·弗尼瓦尔的装置作品，1978。“他对生活中的事物一无所知。一点儿小事就能让他陷入沉思。”无法归类、难于交往，不可救药地独一无二，埃里克·萨蒂的个性注定要引发法国和世界上一代又一代艺术家的无尽遐想。



自画像，选自 1917 年 8 月 31 日写给让·科克托 (Jean Cocteau) 的信。“越是音乐家就越疯狂”，萨蒂在他的《为自己而写》中这样声称。他选择了自己的领地：孤独。(埃里克·萨蒂基金会档案)

符更少：这是《马赛曲》——一首探戈舞舞曲——的特征。风格轻松诙谐，隐隐可闻狩猎曲的猎猎风声；这是其《运动项目与嬉游曲》。

萨蒂的音乐是其内心的真实流露，让人的思绪不知不觉随之徜徉，简约凝练而又令人回味无穷。因此，萨蒂的作品永远不会过时，更不会被其他作品取代。它或许曾被遗忘，现在又重新被关注，将来可能再次被忘记。然而虽然岁月带走了我们的青春，却沉淀了那份纯真，终有一天，萨蒂的作品将如重生般在世人眼前熠熠生辉，这就是一个孤独者特有的作品。

他是一个孤独者，始终特立独行，并时刻注意在人群中“标榜”自己的孤独：夹鼻眼镜、山羊胡须、圆顶礼帽、长把儿雨伞、紧巴巴的上衣、短趂

起的裤子和脏兮兮的绑腿。这身打扮在让·维纳看来就像是“特鲁瓦中学的物理教师”，不合时宜，实在难登大雅之堂。但是，这身过时的奇装异服并不妨碍萨蒂取得成功，跻身“上流社会”。他的这身打扮甚至在当时最放荡不羁的人看来也是那么不同凡响，因此，萨蒂被比做夏洛。与众不同的作风打扮突出地表现在他那咄咄逼人的护胸甲上，这样的装束下藏着一种不为人知的秘密：一种引人注意、博取认同的愿望，一种挑衅现实的外在企图。

在艺术领域，萨蒂并不像在穿着打扮方面那样表现得那么漠视潮流。他有时甚至相当前卫：当“玫瑰十字”艺术轰动巴黎的时候，他与约瑟芬·佩拉当一起为之呐喊助威；他先于德彪西反对瓦格纳体系，先于毕加索反对印象主义，在立体主义进入“保守时期”时又先于斯特拉文斯基，与科克托一起成为新古典主义者，最后又成为达达主义者——追随毕卡比亚的、活跃的达达主义者。

萨蒂是个不容小觑的人物。虽然他一举一动都随心所欲，无所忌惮，人们对此毁誉不一，但这并不妨碍他的作品被录入时代的文献之中——那是一个连接浪漫与现代、充满激情而又动荡不安的时代。



身着无尾常礼服的埃里克·萨蒂，
戴尔博（Delbo）摄于1923年。



一个“裸体歌舞舞蹈家”的磨难

萨蒂画传 Satie and His Music

(1866—1890)

埃里克·萨蒂全名阿尔弗雷德·埃里克·莱斯·萨蒂，1866年5月17日出生于诺曼底翁弗勒尔。母亲是一位信奉新教的英国人，父亲则是讲英语的天主教徒，职业是船舶经纪人。一年之后，妹妹出生。1869年，又有了一个弟弟——与萨蒂同样接受了英国国教洗礼。同年，一家人举家迁往巴黎。但不久，在萨蒂年仅六岁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去世了。1872年，萨蒂被托付给祖父母，重新回到翁弗勒尔，并在那里接受了天主教洗礼，开始上寄宿学校。

1878年，萨蒂因成绩欠佳、懒惰成性又不服管教，离开了寄宿学校。他那桀骜不驯的个性逐渐显露出来，越来越像他绰号为“海鸟”的叔叔——这是一个出了名的不信教者，终日游手好闲。时隔不久，祖母在翁弗勒尔海滨落水溺死，事后才被人发现。他的祖父因为受到这场突如其来的悲剧的打击，而皈依了天主教并成为忠实的堂区教民。在这里，给萨蒂上第一阶段的钢琴课的是维诺，他是“圣凯瑟琳教堂”的管风琴演奏者尼德梅耶尔的学生，是他给了萨蒂短暂的音乐启蒙。不久，萨蒂就被父亲接回巴黎。父亲决定亲自教育他，但教育所需器材却很不完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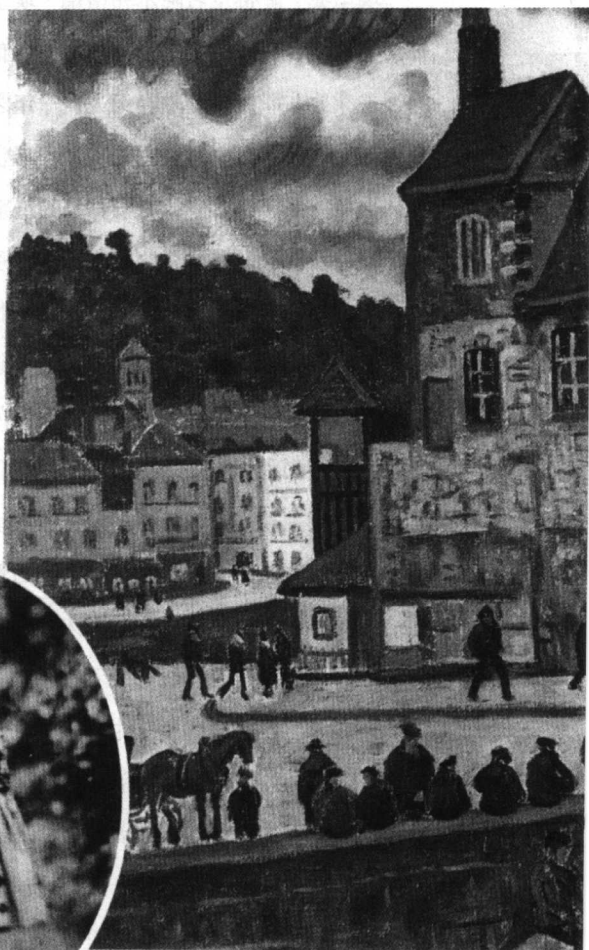
1879年，在萨蒂的生活中多出了一位继母，她是以巴尔内什小姐的身份嫁过来的。这位音乐戏剧学院最优秀的老师们的爱徒，一个活跃的钢琴家，对音乐情有独钟。但萨蒂很快就对音乐和音乐戏剧学院产生了敌对心理。

尽管如此，他还是进了音乐戏剧学院，跟随德孔布学习钢琴，跟随拉维尼亚克学习视唱练习曲。在这里，他生平第一次大量阅读书籍（尤其是安德尔森），了解到很多音乐知识，并第一次有了自己崇拜的音乐大师：巴赫、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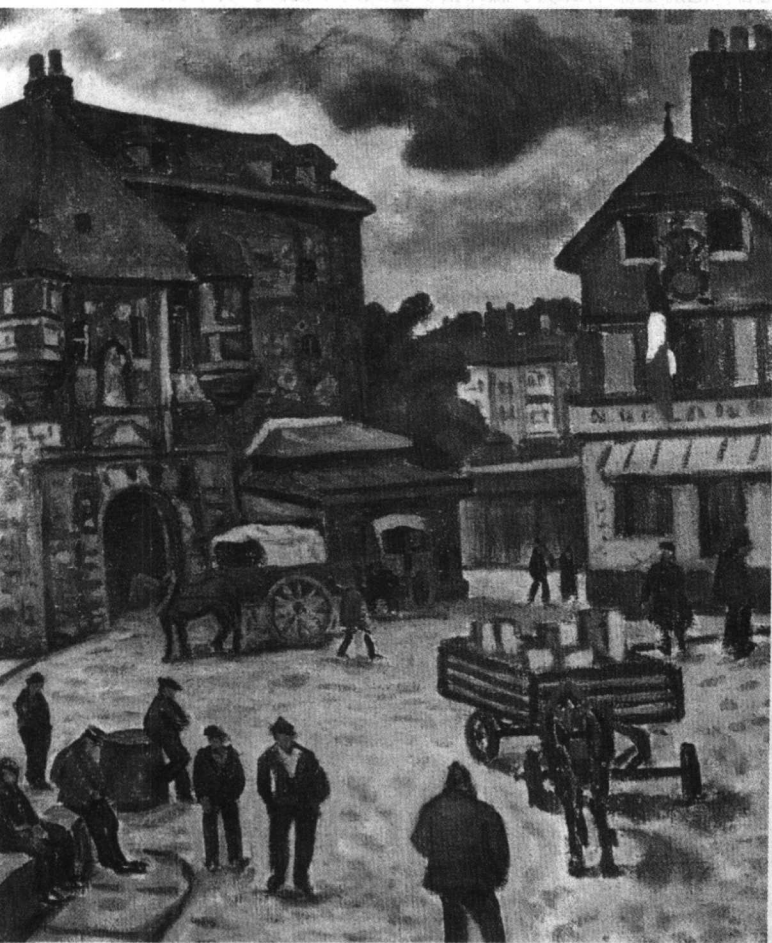
邦和舒曼。他在马蒂亚斯的班级学习钢琴，在托杜的班级学习和声，还创作了自己的第一批作品：一曲《华尔兹—芭蕾》、一曲《幻想—华尔兹》，以及根据孔塔米纳·德·拉图尔的歌词谱写的《三首曲调》。此时已是1885年。



埃里克·萨蒂于布莱顿(1867?)。隆巴尔迪拍摄。



一位诗人走进了他的生活，此人自称是拿破仑的亲戚，名叫孔塔米纳·德·拉图尔，他读过福楼拜的作品，并信奉当时流行的神秘主义。在他的影响下，萨蒂开始读《萨朗波》，并到国家图书馆查阅维奥莱·勒迪克的著作，还热衷于格里哥利音乐，去圣母院做祈祷。不久，他凭着第一部有意义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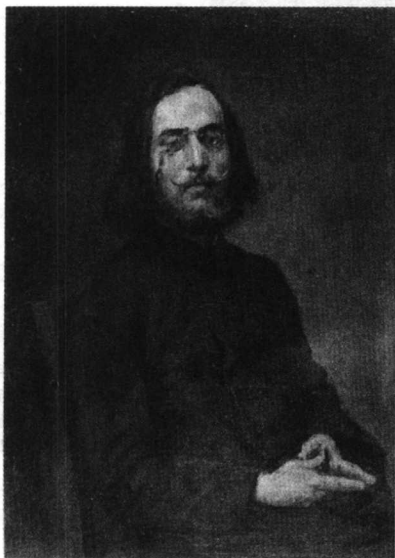


翁弗勒尔的长官公署，作者亨利·德·圣-德利。与福楼拜、莫泊桑相同，萨蒂也出生于诺曼底。（勒阿弗尔，新博物馆）

作品——四首《尖拱》——开启了自己音乐创作的“哥特”时代，摒弃了所有承袭于音乐学院的音乐风格。萨蒂的这位诗人朋友不同寻常，受其影响，此时的萨蒂也绝对与众不同。这一年，他刚刚20岁。

此后，他的生命中出现了假弗洛伊德式的小插曲。幼年丧母的萨蒂对自己的母亲知之甚少。关于生母的零星回忆使他非常排斥祖母和那位爱好音乐成癖的继母，在他看来，她们“篡夺”了母亲的地位。萨蒂一直是一个保守的少年，一个厌恶女人的男子。住在蒙马特时，他曾与自己的邻居郁特里罗的母亲、画家苏珊·瓦拉东有过一段暧昧关系。他对女性的不信任感及厌恶之情与日俱增，甚至闹到路人皆知的地步。不过，当一个女人表现出“男子”风度时，比如可以像男人那样大口喝

《先前》与《过后》，
作者：马塞兰·代
布坦 (Marcellin
Desbouts) 埃里
克·萨蒂于1893
年。(埃里克·萨蒂
基金会档案/Bronja
René Clair 捐赠)





埃里克·萨蒂在蒙马特尔的房间，作者：Santiago Rusiñol，1921。
(Juan Maragall 收藏)

苹果烧酒时，萨蒂对她的态度就会和善一些（皮埃尔·德马索的苏格兰妻子就是因此而赢得其尊敬的）。

在父亲的家族中，萨蒂生活中有两个截然相反的榜样：循规蹈矩的父亲与离经叛道的叔叔。这两种性格竟然在他身上奇异地融合起来：刻板而又叛逆（无论是在宗教上还是在音乐上），为人谦恭，穿着守旧，但对颠覆破坏正统社会秩序却有着强烈的兴趣。他的幽默不也是一种“古怪而又俗套”的幽默吗？

孔塔米纳·德·拉图尔说：“早在1888年，萨蒂已经考虑创作《裸体歌舞》了。事实上，他仅仅是想出了题目，但这标新立异的题目也足以令他声名鹊起了。因此，当我们第一次走进维克多·马赛街的夜总会时，维塔尔·奥凯便庄重地宣布：‘埃里克·萨蒂，裸体歌舞舞蹈家！’鲁道夫闻言，崇敬

之情溢于言表，他叹道：‘多好的职业啊！’”

声强测量艺术

大家都认为我不是一位音乐家，的确如此。职业生涯之初，我很快就将自己归入声强测量家的行列。我的工作纯粹是测音。当你弹奏《众星之子》、《梨形曲》、《身着骑装》或《萨拉班德舞曲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任何音乐思想都不能支配作品创作。起支配作用的是科学思想。

另外，我对将要听到的声音有更多的测量乐趣。手中拿着测音机，我愉快而又自信地工作。

我不测量什么呢？贝多芬的作品、威尔第的作品等等，这很奇怪吧？

还记得第一次使用测音机的情形，我测量了一个中等强度的降S，我发誓，从未看到过比这更令人厌恶的东西，我把仆人叫来让他看。

在声音测重器上，一个普通的常见的升F，达到了93公斤。我好像在为一位特别胖的男高音歌手测体重。

——埃里克·萨蒂，《健忘者的回忆》之《我是什么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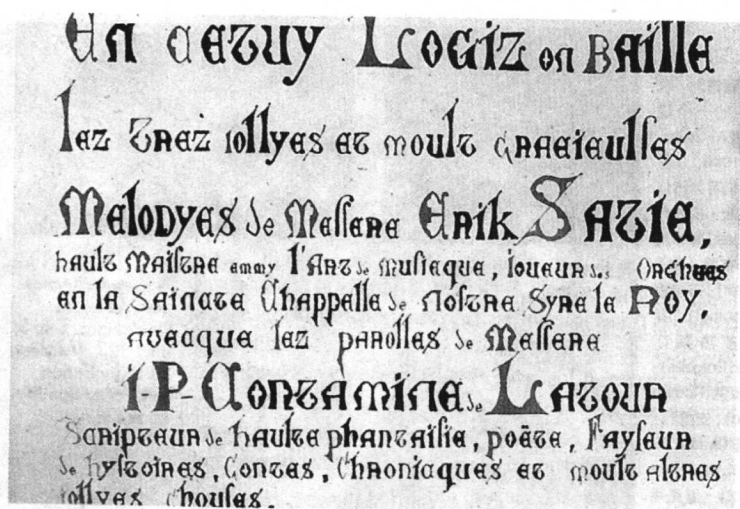
黑猫夜总会是“怪异行动”的殿堂。在那里贴了一张有趣的图画：“当客人们到来时，一位衣着华丽的瑞士人敲打三下铮亮的戈戟以示通报，鲁道夫·萨利斯里便出现在客人前面，像模像样地满口‘老爷’‘尊贵的夫人’地叫着……实际上，这些客人则是一些蓬头散发的所谓艺术家、文学青年、三流作家以

及放浪形骸之人。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身着奇装异服，化装成萨蒂：留一把大胡子，戴上高顶大礼帽和大花领结，‘谦虚的老兄’孔塔米纳·德·拉图尔紧随其后。”

此时，萨蒂完成了三部《萨拉班德舞曲》的创作，开始构思《裸体歌舞》。他离开家，住在孔科尔塞特街的一间小房间里，过起了无拘无束的生活，据孔塔米纳·德·拉图尔讲述：

一天，他拿起衣服，卷成一团，坐在上面，拖来拖去，左踩右踩，浇上各种液体，把它们弄得破烂不堪。他在帽子上打个洞，让鞋子开条缝，把领带撕开，掏出里面的精细料子，把破烂不堪的绒棉布衬衣塞进去。他不刮胡子，任由头发乱长。

在思想上萨蒂早已把自己看做蒙马特尔人了，他不久搬到了比马尔蒂尔



“橱柜”（指萨蒂居所）的门上用书法写就的铭牌（1895）。（埃里克·萨蒂基金会档案 / Henri Sauguet 捐赠）



Rue Cortot, 6



Léon & Satie, 1896-1897.

埃里克·萨蒂位于科尔托大街的“柜橱”，A. Grass-Mick 所画，约 1896—1897。“我决定抽身回到我的天地里，在一座象牙塔里度过每一天。”（私人收藏）

街地势更高的科尔托街，住在六楼。他在这里感觉特别好，因为他住在了自己的债权人——房东——的头顶上，而且，据他说，从自己的房间望去，视野开阔，可“一眼望到比利时边境”。他在这里遇到了每天都戴着红围巾的布吕昂。苏珊·瓦拉东和与她生活在一起的儿子郁特里罗，以及“民间自编自演艺人”儒勒·布卢瓦也是他的邻居。

儒勒·德帕基主管这个小居民区，他后来成为蒙马特尔自由镇的镇长。朗朗·多热莱斯也认识儒勒·德帕基“这位超级冒失鬼”，萨蒂则经常取笑他，拿他开心，但不管怎样，当萨蒂开怀畅饮时，他总是忠实地陪伴左右。

朗朗·多热莱斯说：“他（儒勒·德帕基）的生活毫

弗雷德餐馆即“机灵兔”的一个晚上，作者A. Grass-Mick, 1906。从左至右我们可以辨认出：乔治·皮约什（Georges Pioch），蒂雷-布盖（Tiré-Bouquet），布尔波特（Poulbot），朗朗·多热莱斯（Roland Dorcelès），罗曼·罗兰（Romain Roland），安德烈·瓦尔诺（André Warnod），埃里克·萨蒂和让·里克蒂斯（Jehan Rictus）。（私人收藏）



无规律，近似疯狂。在无政府主义谋杀接连不断的时期，他竟在咖啡馆里面带谦虚的微笑，信口开河，吹嘘说维利餐馆的炸弹是自己投的。除了他，谁能有这样荒唐的想法？真正的罪犯很快被找到了，是小有名声的拉瓦绍尔。但儒勒的父母却得不到色当把他从拘留所领出来——他被监禁在那里一个特别的医务室里。这件事使他的知名度大为提升。

“衣服颜色灰暗，面色苍白，如夜栖的受惊之鸟，胆怯地四处张望，他像一个郁郁寡欢的滑稽小丑。每个星期六在“机灵兔”餐馆的美味大餐晚上，我们围坐成一圈，听他以《米歇尔大妈》的调子别出心裁地翻唱《阿塔利之梦》，看他边唱边手拿雨伞跳波尔卡舞。早上，他总是趿着木鞋去独眼泉打水，嘴里却说：‘我不是为了喝，你了解我！……’接着到弗雷德咖啡馆喝一杯清咖啡。然后，把自己关在圣文森特街的房间里，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，画一些荒诞不经的画，并注上更为不可思议的说明文字，这些画的售价极少超过20法郎。”

这时的萨蒂是黑猫夜总会的“第二钢琴手”，从1891年起，他住进具有田园特色的“钉子”餐馆（他在这里与德彪西建立了友谊），成为这里的“拙劣钢琴手”。他狂喝滥饮，桀骜不驯，一双狡黠的近视眼时刻在寻找着可以取笑的对象。此时，他已经勾勒出了《梨形曲》和《拳击中的杰克》的轮廓，并将凭着这些作品成为了了不起的作曲家。直到大约十年后，萨蒂即将离开蒙马特时这些作品才问世，这确实令人费解。当他离开蒙马特时，他已经抛弃了时下三流画家穿的旧衣服，重新换上了得体的公民制服。萨蒂从此不再凭个人喜好随心所欲地进行创作了，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尽管“他当时生活在别具特色的氛围中，并慢慢长大，这使他沉睡的不可抑制的愉悦得以尽情发挥”（孔塔米纳·德·拉图尔的说法），然而他在《尖拱》、《萨拉班德舞曲》、《玄秘曲》和《裸体歌舞》中表现出的却是忧郁与敏感。